

你看一遍這些圖片，又看一遍這些名字，六個雪，三個劍，你能一眼便記住這些臉孔與名字嗎？唉，雛鳳鳴！長路漫漫浩浩啊。



江雪鸞

朱劍丹

白雪茵

言雪芬

梅雪羽

梅雪詩

龍劍奎

龍劍笙

謝雪心

由辭郎洲的演出看 雛鳳鳴劇團 這些小傻瓜們

日期：八月八日至八月十四日
地點：香港太平戲院

香港粵劇的興衰

問：香港的主要常用方言是什麼？
答：粵語。
問：廣府人在香港佔全人口百分之幾？
答：佔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三點八。
又有誰想得到，就在這個以粵語作為主要常用方言的地方，在這個原籍廣州近地的人佔了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三點八的城市裏，最具濃厚地方色彩的「廣東大戲」，居然有點奄奄一息的模樣，那真是值得想問題。

粵劇觀眾的問題

首先，我們應該說說粵劇觀眾的問題。只要我們進過粵劇場，都可以發現觀眾的成份，多是珍姐銀姐、八太三姑，或是拖男帶女的普羅大眾，我真懷疑他們對一些文縷縷的曲詞，能懂得多少？不過，這對於他們當然不成問題，因為他們要看的只是心愛老倌，要知道的只是全劇大概情節。但是對於一個不是珍姐銀姐的人來說，看到粵劇場的混亂情形，就足以使人望而卻步。近年來，總算大有進步了，至低限度，在你專心看戲的當兒，沒有售賣零食的人，在面前晃來晃去。可是，看「辭郎洲」的那天晚上，我還是遇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場面：看得半途，後座的一隻大腳板，居然老實不客氣的「騷擾」及我的肩膀。隔鄰的那個老媽姐，看到第二場才發覺「原來唔係任劍輝、白雪仙做嘅」於是，便大發牢騷，竟向我「質問」那些演員是誰，彷彿是我「騙」她上當的模樣，這大概應歸各觀眾的教育水平方面去。由於粵劇一向總以如此一類的觀眾為多，許多受過教育的人，算是真想欣賞戲劇，也在可免則免的心情下，遠離粵劇場了。有時，我真為那些有氣質、有演技的伶人呼冤，

粵劇工作者的修養與工作態度

另外，就是粵劇工作者的修養和工作態度問題。不知道是因為觀眾教育水準普遍低，所以伶人或編劇者，都在有意無意間不認真起來？還是為了迎合他們的口味，非俚俗下流些不可？近年來，部份熱心提倡粵劇的人士，亦早在这方面努力改善，例如肯認真的排練、操曲，請專門人才去研究劇本內容等等，都證明他們正在用力。可是，依舊令人難以忘記的，是許多伶人，跑到舞台上多伶人，跑到台下觀劇當作優鳥，隨便插科打諢，或不依劇情爆起肚來，或男女伶人無端打情罵俏，粗陋笑話引得低下層觀眾嘩然大笑，卻使斯文人羞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有過一次如此尷尬經驗，誰還敢去看

演出的場地問題

第三應該說說演出的場地問題。也許這問題不應由粵劇工作者直接負責。近年來，許多適合演出的場地都改作放映電影，合約規定了，就難抽出空檔來演粵劇。後來連大會堂也拒絕租出，奇怪！怎麼演劇劇卻不被拒絕？不知道八和子弟有沒有去追查原因？（也許是粵劇觀眾太不守秩序了？太隨意丟棄廢物或太喜歡隨地吐痰了？）於是，粵劇真愈來愈難登大雅之堂了，只能退到「戲棚」去。「戲棚」卻往往給人一種不安全的感覺，環境氣氛都不易使觀眾集中精神去欣賞，這就未免大打折扣。因此，粵劇界倘若還要生存下去，就必須力爭一些適當的演出場地。

挽救粵劇是一條很長很苦的路

形成粵劇衰落的客觀因素，自然不止以上三點，其中也有無數困難和辛酸，是我們外人不易了解的。而改善與中興，更不像叫幾句口號，或寫幾篇文章那麼簡單一回事。

勇戰的孤軍：雛鳳鳴

正由於要挽救粵劇是一條很長很苦的路，對於肯毅然走上這條路的人，我們實在應該佩服。在這方面，「雛鳳鳴」真是一支勇戰的孤軍。看見那羣十來廿歲的「雛鳳鳴」，在台上小心翼翼依着老師的苦心指導演出時，心中不禁泛起陣陣敬意，因為他們的老師，早在粵劇界有了很高的地位，為了薪火相傳，用心血去栽培後進，這份熱誠是很難得的，但是這些女孩單為了「愛好戲劇的動機」，而投身於這個沒有十年八載苦學即易爭取大量觀眾的行列中，那就令人非常驚異了。依情形看，她們絕不是靠演戲維持生活的，如果是這樣，怎可以四年才演出一次？何況，她們還沒有擁護自己的觀眾，因為她們的觀眾實在就是任白的觀眾。而且十多個陌生面孔一起上場，名字又全是劍呀雪呀的，觀眾未必分得清楚。那晚上，坐在我前後的人都紛紛亂猜，但我聽不到猜對的。這樣

連印象也沒有，又怎麼談得上擁護呢？為了在老一輩觀眾心目中奠定地位、為了爭取年輕的新觀眾，除了雛鳳鳴本身仍須努力求進外，她們的老師還要多用點力：例如為她們選一個更好的劇本。「辭郎洲」的戲劇性本來不很濃厚，人物個性也不易對台上人物一很難使觀眾提起勁來，且不易對台上人物一見難忘。這戲本來有點像「楊門女將」，可是卻沒有「楊門女將」的高潮迭起，或者由於一種「慢吞吞說故事」的感覺。又或者由於演員太注意唱造方面，於是只看到她們在「扮演」，而沒有一場開始，就有點楊秋玲江雪鸞在「馳救」一場開始，就有點楊秋玲的味道，一亮相便不同凡响。這樣自然很難特別吸引到觀眾的注意力了。

這次看「辭郎洲」，除了看到一羣人的熱誠和努力外，還看到典雅的編織戲服、聽到大陸破壞古典戲劇的狂潮、和台灣不注重古典戲劇的流風中，但願留在香港的粵劇工作者，能夠不辭勞苦地承擔保存粵劇生命的重責；而「可以」作為觀眾的我們，也不要吝嗇一點點鼓勵！（全文完）